

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结构

胡伟 周雨薇

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

DOI:10.12238/er.v7i9.5392

提 要: 瓦罕塔吉克语是作格语言, 其作格现象与时态有关, 未过时态句跟作格现象没有关系。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没有独立的作格标记, 只是以旁格形式出现, 其 NP1 与 NP2 的格是 [OBL][ACC]。代词性附着语素与名词短语的赋格有关。代词性附着语素可通过一致关系给处于主语位置的 NP 赋主格。瓦罕塔吉克语是分裂作格语言, 在过去时态下, 处于主语位置的 NP 通过依存关系获得作格。在赋格顺序方面, 结构格优先于依存格。

关键词: 瓦罕塔吉克语; 作格; 赋格

中图分类号: H04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The Ergative Structure of Wakhi Tajik

Wei Hu, Yuwei Zhou

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,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

Abstract: Wakhi Tajik, whose ergative structure is tense-dominated, is an ergative language. Present-and-future-tensed sentences in Wakhi Tajik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rgative structure. The ergative-cased sentences in Wakhi Tajik possess no independent ergative mark, but show with oblique case, by which the case of NP1 and NP2 is exhibited as [OBL][ACC]. The pronominal clitics in Wakhi Tajik i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se assignment of nominal phrases. They assign NP in subject position with nominative case by agreement. Wakhi Tajik is a split-ergative language, in which NP in subject position with past tense acquires ergative case via dependency. However, dependency case is prioritized by structural case in terms of case-assignment order.

Keywords: Wakhi Tajik; Ergative case; Case assignment

引言

关于作格, Dixon (1979)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。Dixon (1979) 将论元分为三类: 及物动词的主语、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, 并分别以 A、O、S 来代表以上三类论元。在某一特定语言中, 若 A 和 S 形式一样, O 不同, 则这种语言叫宾格型 (accusativity); 若 S 和 O 一样, A 不同, 则称这种语言为作格型 (ergativity)。在作格型语言中, S 和 O 赋通格 (absolutive), A 赋作格 (ergative)。作格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不一致性 (inconsistency)。Dixon (1979) 指出, 没有哪一种所谓的作格语言是完全的作格语言, S 和 A 总会在某些表达中形式相同, 并与 O 对立。这种在作格环境中发现的宾格形式被称为“分裂形式 (split)”。分裂形式在形态层面和句法层面都存在, 显示了宾格型的相对稳定性。作格不仅是形态现象, 也是句法现象。作格的格标记与句法结构有关。

一、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现象

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现象与时态有关, 未过时态的句子跟作格现象没有关系。如 wuz rəŋ-əm tau win-əm^[1] (我正看着你)

和 wuz rəŋ-əm (我要走了) 这两句话中的 wuz 不能换成旁格形式 maz。这表明, 在未过时态下, 及物动词和主语 A 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 S 形式是一样的, 未过时态的句子跟作格现象无关^[2]。

但是, 瓦罕塔吉克语过去时态的句子跟作格现象有关。

例 1 wuz-əm tau(-i) wind-i

我 (主格) -单一附着语素 你 (宾格) 看见-过去时后
缀

我看见你了。

例 2 tau(-i) rəŋd-i

你 (宾格) 走-过去时后
缀

你走了。

例 3 tu-ət rəŋd-i

你 (主格) -单二附着语素 走-过去时后
缀

你走了。

例 1 是主-宾-谓句型, 此句中的动词是及物动词。句子的主语 A 是 wuz, 赋主格; 宾语是 tau, tau 是 tu 的宾格省略形式。例 2 中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, 主语 S 是 tau。这表明, 瓦

罕塔吉克语的S与O在某些句子中表达形式相同并与A对立,瓦罕塔吉克语是作格语言。但是例3表明,同样的一句话,主语也可以用主格形式。这样的话,S又与A一致,同时与O对立,表现出宾格语言的特点。因此,瓦罕塔吉克语表现出分裂作格语言(split-ergativity)的特点。分裂作格语言是主格-宾格型与作格-通格型的结合。但是,瓦罕塔吉克语中的作格有一些特殊,它并没有独立的作格标记,只是以旁格形式出现。这种作格形式在帕米尔语群语言中的鲁善语、巴尔塘语、亚兹古拉米语和俾路支语的部分方言中也有分布,但稍有不同。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结构中,NP1与NP2的格是[OBL][ACC],但鲁善语、巴尔塘语、亚兹古拉米语是[OBL][OBL],即双旁格结构(double oblique structure)(Payne 1980)。瓦罕塔吉克语中的作格结构如例4所示。

例4 maz tau(-i) wind-i

我(旁格) 你(宾格) 看见-过去时后缀
我看见你了。

例5 maz-əv pro dixt-i

我(旁格)-复 pro 打-过去时后缀
我打了。

前文提到,瓦罕塔吉克语的代词性附着语素^[15]与标志语位置的NP保持着 ϕ -特征方面的一致关系,这种一致关系被称为AGR。处于中心语位置的代词性附着语素可以通过AGR给处于标志语位置的NP赋主格。否则, NP只能得到非主格形式。由于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结构不出现代词性附着语素^[4],而主格-宾格型句子必须出现代词性附着语素,所以,主语位置上的NP若想获得主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。第一是句中有代词性附着语素;第二是主语NP与代词性附着语素一致。

以例2和例5为例。从表层表达来看,例2与例5有相似之处。比如,这两个例句都是过去时并且句子都以代词的旁格形式开始。但是在分析上,这两句却有很大差别。首先,例2的主语是因为代词性附着语素未出现而无法获得主格,而例5的maz却是因为没有与代词性附着语素保持一致而无法获得主格。其次,例2中的tau处于Spec/AgrSP的位置,充当句子的主语;而例5中的maz处于Spec/AgrSP1的位置,充当句子的话题。

综上,瓦罕塔吉克语的分裂作格结构与代词性附着语素有密切的关系。代词性附着语素是否出现,是否与处在句首的NP保持一致都直接影响到句首NP的赋格。

二、瓦罕塔吉克语的赋格过程

瓦罕塔吉克语的代词性附着语素与赋格有关。话题句的讨论提出了以下结论,即Spec/AgrSP2位置上的成分因为与中心语的一致关系可获得一个主格,Spec/AgrSP1位置上的成分因为与中心语不具备一致关系不能获得主格。但这一结论并未具体说明Spec/AgrSP2位置上的成分是如何获得主格

的。此外,作格结构句中,处于主语位置的名词短语如何获得作格也缺乏详细的解释。

Marantz (1991) 区分了四类格,分别是:词汇管辖格(lexically governed case)、依存格(dependent case)、无标记格(unmarked case)和缺省格(default case)。Baker (2015) 认为Marantz (1991) 提出的词汇管辖格是内在格(inherent case)的子类型;依存格、无标记格和缺省格是结构格^[5](structural case)的子类型。通过一致关系所赋的格也是结构格。本文涉及的赋格方式主要包括结构格和依存格。

Chomsky (2000, 2001) 认为某些NP的结构格是临近的功能语类F(functional category F)赋予的。他认为,第一,F必须c-统制NP以获得一致关系;第二,F与NP必须匹配(match),即F与NP要有相同的特征属性,这些属性在NP上已赋值,在F上未赋值;第三,F与NP之间不能存在另一个NP,且这一个NP也与F有相同的特征属性;第四,F与NP在同一个拼出域(语段)内;第五,NP在一致关系方面必须“活跃”,它的格特征应该是未赋值的。Baker(2008)认为Chomsky (2000,2001)提出的第一条因具体语言而异,在某些语言中,也可能是NP c-统制F以获得一致关系;同时,Chomsky (2000,2001)提出的第五条提出的“活跃”条件也只是在部分语言中成立。

笔者赞同Chomsky (2000, 2001) 和Baker (2008) 的观点。具体到瓦罕塔吉克语的主格的赋格,主语NP c-统制F更加符合这种语言的实际情况。这是因为:首先,笔者认为瓦罕塔吉克语里的功能语类F就是代词性附着语素,瓦罕塔吉克语里的主语NP的位置比代词性附着语素要高,代词性附着语素要么附着在主语NP之后,要么附着在动词之后,位置比主语NP低。在这种分布情况下,代词性附着语素无法c-统制NP;其次,笔者认为,瓦罕塔吉克语里的代词性附着语素的特征属性(即 ϕ -特征)并不是来自于主语NP,相反,NP里的 ϕ -特征来自代词性附着语素。也就是说,笔者认为 ϕ -特征在代词性附着语素上已赋值,而在NP上未赋值。这是因为,在这种语言的pro-drop句里,当主语是无声的pro时,主语无法体现出 ϕ -特征,也就不能传递 ϕ -特征给代词性附着语素。但是,pro-drop句里的代词性附着语素仍出现并带有 ϕ -特征。这表明,代词性附着语素里的 ϕ -特征是已赋值的,而NP里的是未赋值的。因此,Chomsky (2000,2001) 提出的结构格的赋格条件的前两条调整为:第一,NP必须c-统制F以获得一致关系;第二,NP与F必须匹配(match),即NP与F要有相同的特征属性,这些属性在F上已赋值,在NP上未赋值。

结构赋格只涉及到部分主格和宾格的赋值,作格和通格是不可能通过一致关系得到的。由于结构赋格的局限性,Marantz (1991) 提出了依存格的概念。Marantz (1991) 认

为，当一个由V+I所管辖的位置无标记（无词汇管辖格）且不同于已赋依存格的语链^[6]，V+I赋予V+I所管辖的另一个位置依存格。向上赋给主语的依存格是作格，向下赋给宾语的依存格是宾格。由于Marantz（1991）的表述过于晦涩，很多学者并不能领会Marantz（1991）所陈述的依存格赋格条件的意义。Baker & Vinokura（2010）、Baker（2014a）、Baker（2015）在尊重原表述精髓的基础上改写并扩展了依存格赋格的条件，即：

- a, 若NP1在同一域内c-统制NP2, 则给NP1 赋作格。
- b, 若NP1在同一域内c-统制NP2, 则给NP2 赋宾格。
- c, 若NP无其它格特征, 则给NP赋主格或通格。

例句 wuz-əm a paj furd-i “我喝了茶”中，-əm 从动词后移位至句子的第二位置，即 wuz 后，以便给 wuz 赋主格。wuz 与 -əm 符合上文提到的结构格的赋格条件，因此，-əm 赋给 wuz 一个主格。同理，功能语类 v 赋给 VP 一个宾格，并传递到 NP 上。对于未过时态的句子，如例句 wuz-əʃ ʃoi pəv-əm “我正在喝茶”，代词性附着语素 -əm 虽因 Spec/AgrS' 位置被 -əʃ 提前占据而无法移位至第二位置，但仍被主语位置上的 NP c-统制；主语 wuz 与附着语素 -əm 在特征属性方面是匹配的，具有一致关系；它们之间虽然隔着另一个 NP “ʃoi”，但 ʃoi 与附着语素 -əm 之间不存在相同的属性特征；主语 wuz 与附着语素 -əm 在同一个拼出域 AgrSP 内。综上，未过时态句子的主语也由代词性附着语素赋结构主格。

话题句在赋格方面似乎有些矛盾。以例句 a paj-əm wuz furd-i “那杯奶茶，我喝了”为例，wuz 并不处于管辖者的位置，却被赋了主格；a paj 与代词性附着语素 -əm 并无相同的属性特征，-əm 却要附着于其上；a paj 在句子表层能够 c-统制 -əm，却无法获得主格^[7]。这是因为文中所列举的话题句的基础句型并不是底层句，而是已经赋了结构格和内在格的表层句。这些话题句只不过是表层句中的某些成分提前，充当话题而已。例句 a paj-əm wuz furd-i 的基础句型是 wuz-əm a paj furd-i。在原句中，wuz 因为满足赋结构格的条件，已经被赋了主格，a paj 也因同样的原理被赋予宾格。a paj 移位到句首充当话题是带格移位的，不需要再另外赋格。主语 wuz 因已被 -əm 赋了主格，在句型变化后也不需要重新赋格。至于 -əm 附着在 a paj 之后，则是 wackernagal 规则起作用的结果。a paj 移位到第一位置后，因其一个合格的宿主，自动促发代词性附着语素移位到第二位置。

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是靠 NP 的依存关系赋格的。前文提到，主语位置上的 NP 若想获得主格必须满足 Chomsky（2000, 2001）所提出的一系列条件，如 F 必须 c-统制 NP，F 与 NP 必须匹配等等。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 NP 虽然处于主语位置，但没有与之匹配并拥有管辖关系的 F。因此，NP 无法获得主格。NP 在无法获得主格的情况下，可通过与宾

语 NP 的依存关系获得旁格。例 4 中，NP1 和 NP2 在同一个拼出域内，并且 NP1 在这个域内 c-统制 NP2，这样，NP1 可获得一个作格，变成 maz_i，而 NP2 也可以通过与 NP1 的依存关系获得一个宾格，变成 tau（-i）。笔者注意到，NP2 同时也在 vP 域内，也可以从功能语类 v 那里得到一个宾格。两种赋格方法都可以给 NP2 宾格，孰先孰后便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。选项 1 是依存格优先于结构格。这一选项的理论基础是 Baker & Vinokurova（2010）对 Marantz（1991）提出的依存格的定义和赋格条件的解释。Baker & Vinokurova（2010）认为：1，若有两个 NP 在同一个拼出域内，同时 NP1 c-统制 NP2，则给 NP1 赋作格，除非 NP2 已被赋格；2，若有两个 NP 在同一个拼出域内，同时 NP1 c-统制 NP2，则给 NP2 赋宾格，除非 NP1 已被赋格。这一解释要求 NP1 和 NP2 依靠依存关系获得作格和宾格的前提条件是，对方没有被提前赋格。例 4 中，若结构格优先于依存格，则宾语位置上的 NP 可依靠结构赋格的方式，先得到一个宾格。但是，这样一来，NP2 已被赋格，就不再满足依存格赋格的条件，NP1 也就无法获得作格。因此，从 Baker & Vinokurova（2010）的解释出发，要求依存格优先于结构格是合理的。但是，依存格优先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例 1 中，若先考虑依存格，则主语位置上的 NP 会被赋上作格。这样的赋格与实际输出形式相差太大。因此，选项 1 不合理。选项 2 是结构格优先于依存格。若选项 2 正确，则例 1 中的主语位置上 NP 的赋格能得到很好的解释，但例 4 中的 NP1 赋依存作格之前，NP2 已被赋宾格，又与 Baker & Vinokurova（2010）对依存格赋格条件的解释冲突。事实上，Baker & Vinokurova（2010）对 Marantz（1991）提出的依存格的定义和赋格条件的解释是不准确的。令 V+I 等于 NP1，V+I 所管辖的位置等于 NP2，则 Marantz（1991）的原意是说，当 NP2 无标记（无词汇管辖格）且不同于已赋依存格的语链，NP1 赋予 NP2 依存格。向上赋给主语的依存格是作格，向下赋给宾语的依存格是宾格。所以，Marantz（1991）的原文对赋格者并没有类似于“是否已赋格”的限制，Baker & Vinokurova（2010）的解释是曲解。因此，例 4 中，NP2 在通过结构赋格得到宾格后，仍旧可以依靠与 NP1 的依存关系赋给 NP1 一个作格。此外，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代词性附着语素与赋格有关，代词性附着语素能给处于主语位置的 NP 赋主格。前文提到，作格结构中，代词性附着语素是不出现的。这样，主语上的 NP 通过结构赋格得到主格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。主语上的 NP 只能通过与同一输出域的另一个 NP 的依存关系得到作格。这表明主语上的 NP 获得作格是“第二选择”，同时也表明，在赋格顺序方面，结构格优先于依存格。

三、结论

因此，瓦罕塔吉克语作为一种作格语言，其作格现象与

时态有关,未过时态的句子与作格现象无关。此外,瓦罕塔吉克语的作格有一些特殊,没有独立的作格标记,只是以旁格形式出现,其NP1与NP2的格是[OBL][ACC]。

瓦罕塔吉克语的分裂作格结构与代词性附着语素有密切的关系。代词性附着语素是否出现,是否与处在句首的NP保持一致都直接影响到句首NP的赋格。代词性附着语素里的 ϕ -特征是已赋值的,而NP里的 ϕ -特征是未赋值的。NP必须c-统制F以获得一致关系;NP与F必须匹配,即NP与F要有相同的特征属性,这些属性在F上已赋值,在NP上未赋值。瓦罕塔吉克语未过时态句子的主语也由代词性附着语素赋结构主格。瓦罕塔吉克语主语上的NP获得作格是“第二选择”,在赋格顺序方面,结构格优先于依存格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Baker, M. 2008. *The syntax of agreement and concord* (Vol. 115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[2]Baker, M & Vinokurova, N. 2010. On Agentive Normalizations and How They Differ from Event Nominalizations. *Language* 85, 517–556.
- [3]Baker, M. 2014a. On dependent ergative case (in Shipibo) and its derivation by phase. *Linguistic Inquiry* 45:3,341–379.
- [4]Baker, M. 2015. *Case: Its Principle and Its Parameter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[5]Bashir, E. 1986. Beyond Split-Ergativity: Subject Marking in Wakhi. 22nd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,14–35.
- [6]Bashir, E. 2009. Wakhi. in Windfuhr (ed.) *The Iranian Languages*. New York: Routledge, 825–861.
- [7]Chomsky, N. 1981. *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: the Pisa lectures*. Dordrecht: Foris Publications.
- [8]Chomsky, N. 1986. *Knowledge of Language: It's*

Nature, Origin, and Use. New York: Praeger.

[9]Chomsky, N. 2000. Minimalist Inquiries: The Framework. In *Step by Step: Essays i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*, edited by Robert Martin,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, 89–155. Cambridge, MA: The MIT Press.

[10]Chomsky, N. 2001. Derivation by Phase. In *Ken Hale: A Life in Language*, edited by Michael Kenstowicz, 1–52. Cambridge, Mass: MIT Press.

[11]Dixon, R. M. W.1979. Ergativity. *Language* 55, 59–138.

[12]Grunberg, Aleksandr L. & I.M. Steblin-Kamenskij. 1976. *Vaxanski Iazyk: Teksty, Slovar, Grammaticheski Ocerk*. Moscow. (Iazyki Vostocnogo Gindukusha)

[13]Marantz, A. 1991. Case and Licensing. Proceedings of the Eastern States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. Distributed by Ohio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. 234–253.

[14]Payne, J. R. 1980. The Decay of Ergativity in Pamir Languages, *Lingua* 51,147–186.

[15]胡伟,李兵.瓦罕塔吉克语的代词性附着语素[J].民族语文,2017,(06):20–30.

基金项目:

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濒危瓦罕塔吉克语句法研究”(20BYY194)、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濒危瓦罕塔吉克语的体附着语素研究”(18ZDB008)、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“濒危瓦罕塔吉克语代词性附着语素的历史语言学研究”(XSP20YBZ142)、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“濒危瓦罕塔吉克语名物化研究”(23A0419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